

草原金石器文化

地理学家谈北京

湮没的城市往事、难以忘怀的城市记忆
古都发展历程的执着追问、里程碑式的经典篇章
跟着地理学家的脚步，探寻古都北京的文化之魂



宫辉力 主编

吕卫超



中国地图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211工程”

城市环境过程与数字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三维信息获取与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理科学与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资助出版

地理学家谈北京

宫辉力 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理学家谈北京 / 宫辉力主编.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31-6191-9

I. ①地… II. ①宫… III. ①区域地理—北京市—文集 IV.
①K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7876号

责任编辑: 韩 静
审 订: 刘洪涛
图片提供: 朱祖希 王 越
制 图: 刘艳玲
封面题字: 吕 卫
装帧设计: 方 芳 艺和天下

地理学家谈北京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3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70mm × 230mm	印 张	14.625
印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39.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6191-9/K · 375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 (010-83060868) 联系;

如反馈图书信息, 请与编辑 (010-83060675) 联系。

编委会主任：宫辉力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越 尹钧科

朱祖希 刘晓萌

孙冬虎 杨洪泉

李小娟 张宝秀

周尚意 侯仁之

徐根才 唐晓峰

主 编：宫辉力

副 主 编：朱祖希 王 越

城市的记忆

得天独厚的北京，古老而年轻。古老的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多年的建都史，文明久远、文脉绵长；年轻的北京，日新月异、溢彩流芳，彰显首都魅力。在这漫漫长河中，正是那些湮没的城市往事、那些难以忘怀的城市记忆，成就和丰富了城市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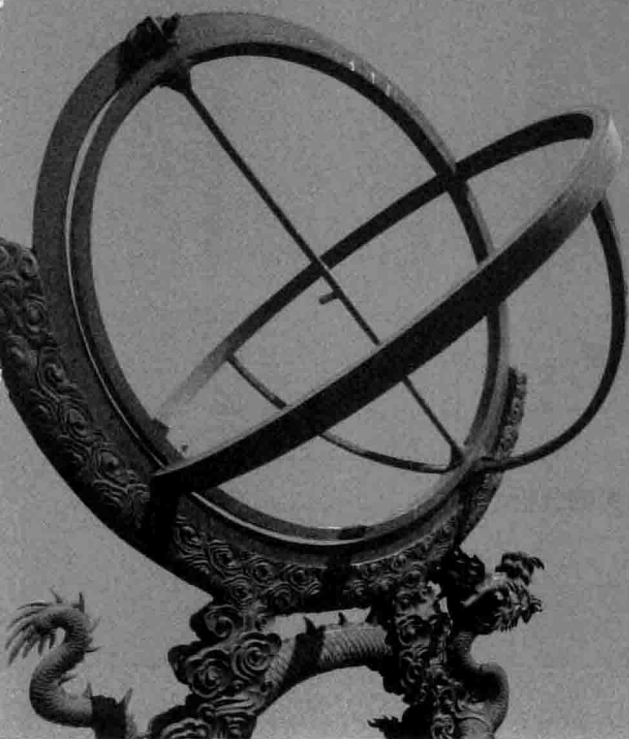
这本文集是北京地理学界一些前辈同辈学人，在长期潜心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演化中，追根溯源、恢复城市一些重要记忆的努力。从北京城的起源、规划、保护和建设，到北京的地名、胡同、四合院；从地理学与人文奥运，到对古都北京文化之魂的执著追问。妙笔华章、真知灼见、孜孜以求。其中不乏历久弥新、里程碑式的经典和正在成为经典的篇章；也有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是英国诗人库伯的诗句。城市的发展让我们逐渐远离了自然，但是寻找诗意般的栖居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感受、分享北京城市的丰厚底蕴、丰富灵魂的时候，我们也踏上了诗意般栖居的寻梦之旅。为此，特别感谢诸位大家、新秀，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出对我们居住城市的人文关怀！

北京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常务）

高辉力

2011-05-18



目录

CONTENTS

■ 北京城的起源

北京城的兴起——再论与北京建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2
蓟城——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城的前身.....	6
从考古发现论证北京城起源和成长的交通条件	9

■ 北京的规划建设

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	20
北京——古代都城的无比杰作	26
从地图看北京城的变化	39
地理学与人文奥运.....	57

■ 北京的河湖水系

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	68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	82
什刹海文化刍议	87
1999—2009年北京水资源变化趋势及影响分析	96

■ 北京的“血脉”和“细胞”

北京胡同的地理变迁	106
北京四合院的地理特色	118

■ 北京城的整体保护

论北京旧城的改造	140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154
追索古都北京的文化之魂	164

■ 北京的地名研究

北京地名的特点	192
底蕴深厚的大国京师坊名	206
“京北锁钥”——古北口的历史演变	222



北京城的起源

BEIJINGCHENG DE QIYUAN

- 北京城的兴起——再论与北京建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 蓟城——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城的前身
- 从考古发现论证北京城起源和成长的交通条件

北京城的兴起

——再论与北京建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侯仁之

北京城的兴起，源远流长，这不仅仅是历史上一个居民点的考订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和整个北京地区在历史上的交通发展大有关系，现在就北京城兴起的地理条件，连同与古燕国的地理关系，再做些较为详细的探讨。



图1 北京市地形图

北京城所在的地区，位于华北大平原北方的尽头。它的东、西、北三面有群山环抱，中间是一个小平原。环抱于小平原东北两面的是燕山，越过燕山就是历史上所谓“塞外”的丘陵和高原。这期间只有遵循天然峡谷，南北通行才有可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在的南口和古北口。从小平原西侧迤逦南下的，是崛起于华北大平原西边的太行山（图1）。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自北京小平原南下华北大平

原，无处不可通行。但是早在三千多年前北京原始聚落开始兴起的时候，情形却不是这样。那时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南来北往才有可能。因为大平原北部，相当于现在白洋淀周围一带以及北京市区南部的广大地区，曾是水网密布的地方，无数湖泊沼泽散布其



间，形成了南北交通上的极大障碍。只有了解到这一古代自然地理的基本情况，才便于进一步探讨北京地区早期的交通发展和北京城兴起的问题。

远在旧石器时代，从早期的“北京猿人”或简称“北京人”，中期的“新洞人”，一直到晚期的“山顶洞人”，也就是大约从70万年前下至一万数千年前，都有古代人类繁衍生息在北京小平原西侧的沿山洞穴里。到了大约1万年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由于原始农作物的栽培技术逐渐得到发展，人类才从山中下到平原，开始建立起原始的农村聚落。现在发现的这些农村聚落，最重要的都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山前台地或沿河二级阶地上。例如最东边的有平谷县的北坨头和上宅村，西北边的有昌平县的雪山村，西南边的有房山区的镇江营。各处都曾出土数量不等的各种石器、陶器等。这些原始农村聚落的出现，说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已经有农业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并且逐渐从山前台地向较为低下的平原腹地分布开来，随后就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我国有文字可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商朝。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墟，在今安阳市以西相去不远，其地理位置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这一位置有利于它的政治文化势力，沿着太行山东麓最便于南北来往的狭长地带，一直向北方扩展到现在的北京地区。从这条狭长地带上逐渐形成的一条南北通道，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南北大道，实际上这就是现在京广铁路在河北省境内这一段最初的前身。

当初殷商势力沿着这条古代的南北大道北上，首先接触到的一个地方势力，见于明文记载的就是燕。燕的势力范围难以确定，它的统治中心在哪里，也是过去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一直到房山区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分封的燕国遗址之后，这一悬案才得到解决。这是北京地区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这一发现还证明燕的存在并不始于周初的分封，在此以前，这里已经有一个自然生长的地方势力发展起来，它的统治中心还有残存的城墙遗址可见，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燕。和这个早期的燕大约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地方势力，其名称见于记载的如孤竹、肃慎、山戎，也都分布在今日北京市区及附近一带。

这个早期的燕，已是殷商北方的属国，或称“北伯”，这是王国维早已论定的，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燕的统治中心在哪里。此外，他还曾根据易县出土的殷商彝器，说明燕用殷制，因而作出如下的结论：“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关于殷商时期燕的主要势力范围，王国维也有值得注意的探索，大约在涑水、易县一带，此不具论。现在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周初灭商之后，不只是在殷商所属北伯燕的统治中心分封了燕国，同时还在燕国以北相去百里之遥的地方，又分封了蓟国。蓟国的统治中心，其故址就在今日北京城区的西南部分，相当于白云观东南一带的地方。蓟的原始聚落何时起源，尚难



稽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南北交通上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起来。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古代从中原北上的南北大道的北端，从此再向北去，大道开始分歧，只有通过天然峡谷，才能北上以到达山后地区。因此蓟实际上乃是南北交通的枢纽。随着南北交往的发展，它的重要性也就与日俱增。本来这个南北交通的枢纽，理应从城西南永定河的古渡口上发展起来，代表这个古渡口的，就是金朝开始兴建并且完整保留到现在的卢沟桥。只是因为永定河的流量极不稳定，每逢夏季，经常遇到大雨集中，洪水暴涨，使古代渡口遭受严重威胁，因此北上大路的分歧点，就从渡口东移到蓟这个相去不远的地方，于是蓟就开始发展起来。自然蓟所在处，还有其他有利的地理条件如地形与水源都便于它的发展，这里就不细加讨论了（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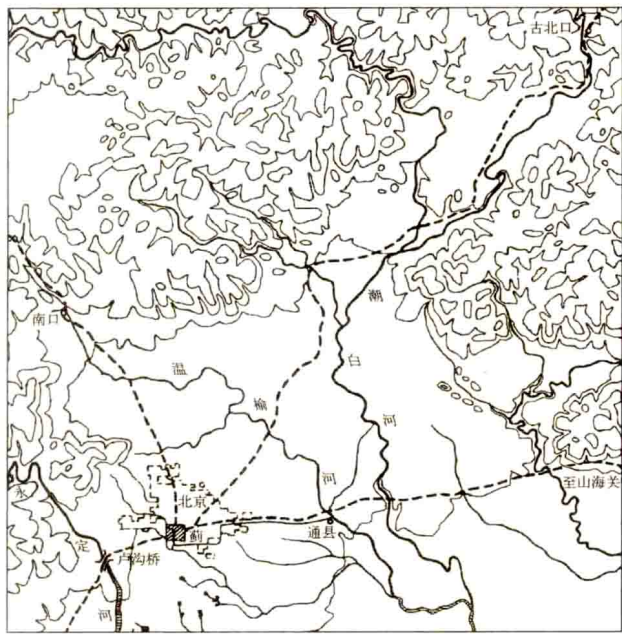


图2 北京小平原古代大道示意图

周武王十一年出兵伐商，胜利进军殷都之后，立即沿南北大道向北方扩张其势力范围，并且分封了燕和蓟这两个诸侯国，这是有明文可考的燕和蓟同时建城的开始。在此以前，燕虽然是早已兴起的一个地方势力，并已建立起它的统治中心，但是其中心建立的年代，却无从确定。至于蓟的起源，史文同样缺载。重要的是蓟国一旦在周初受封之后，它的城址所在，世代相继，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东周初年，燕国迁都蓟城，称雄中原。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之后，蓟城始终是北方重镇。到了公元10世纪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崛起，入主中原，先是辽在此建立陪都，号称南京。金又扩建南京，改称中都，这是北京城在历史上正式建都之始。其后元改建中都于东北郊外，是为大都。明加以发展，始称北京，清相沿未变。此后旧日北京城的整体规模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夕。

这里还需补充说明的是，周武王十一年和蓟国同时被封的燕国，在当时南北交通上的重要性虽远不如蓟国，但是它的腹地广阔，又接近文化先进的中原，因此它的势力先于蓟国而日益发展起来。大约到了东周早期，它终于沿着北进的大道向北方发展，不仅

兼并了蓟国，而且迁都到蓟城，遂有“燕都蓟城”之说。

现在燕国的统治者有大量遗迹遗物被发掘出来，对于研究燕国早期的历史至为重要。这是因为它一旦迁都蓟城之后，其地竟成废墟，以致日后在长时期内，燕国初封的故址，难于稽考，而掩埋于地下的遗迹遗物反而得以保存下来。

至于蓟国，虽与燕国同时受封，其故址所在，却很少有遗迹遗物被发现。推断起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三千年来，蓟城一直在不断发展中，人类活动频繁，古代的遗迹遗物很难得到保存。例如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到，蓟城东南郊有两座燕王陵，“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又说此二陵“基址盘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为何王陵”。后来到了金扩建蓟城，二陵地址计划包在城内，遂进行迁葬，这才发现此二陵乃是汉燕灵王刘建和燕康王刘嘉的墓。可是迁葬后的二燕王陵以及原在蓟城以内的伏道，都早已荡然无存。酈道元还记载蓟城北郊也有一座燕王陵，更无踪迹可寻。以此为例，时代更早的遗迹遗物，也就更加难以保存下来。或许这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仍然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总之，迄今为止可以认为蓟城即是今日北京城发展的起点，蓟也就是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

（选自《燕都》，1991年第4期。文字略有删改，并加附图。）

蓟城

——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城的前身

唐晓峰



地理学家谈北京

西周初年，周王朝在今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蓟与燕，蓟在北，燕在南。这两个封国各自建有都城，迄今为止我们所知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由此开始。侯仁之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专门撰文，考察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历史地理问题，在北京城址确立、城市起源的问题上，着重分析了古代蓟城（故址位于今宣武区一带）的地理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北京城历久不衰的历史地理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学者在北京房山县董家林村发现燕都遗址，许多考察北京城起源问题的学者的注意力遂转移到了董家林，并开始将董家林燕都认作北京城的前身。

本文归纳有关学术成果，对蓟、燕分封时间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地理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基本观点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即分封了一些“先圣王”的后裔，其中的蓟国为黄帝（一说尧）之后，核心范围应主要在今永定河以北。蓟国的都城“蓟”，应是北京地区史载最早的城市。燕国的分封是成王时的事，略晚于蓟国，它的范围主要在永定河以南，燕国的都城“燕”，是北京地区第二座城市。蓟城与燕城的并存、对峙，也就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蓟城与燕城对峙的格局并没有维持很久，由于燕国势力强于蓟国，燕国很快灭掉蓟国，灭蓟之后，燕国放弃了原来的都城，而将自己的国都改设在蓟城，北京地区遂出现了以一座中心城市为主的格局。这一城市地理格局的变化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地理原因。

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两年便去世了，根据武王在世时的政治地理形势、周人的控制范围以及召公本人的具体情况，武王不可能立即封召公于北方的燕地。西周王朝对于东方辽阔地域的实际控制，是在周公摄政、践奄以后。召公封燕代表着在中原兴起、日益强盛的国家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正式统辖。这一事件是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上的重大事件。而略早封的蓟国，与燕国的分封性质有别，在历史地理意义上大为不同。《史记·周本纪》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

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祀。”此处所说的“褒封”与后来的封齐、封鲁、封燕不同。关于褒封，《周本纪》说得很清楚，其对象为先圣王之后，他们是各地的旧有部族，本有人民、土地，只需在名义上“嘉之”，承认其在当地的权力。相对来说，周王朝对它们的直接控制力则不会很强。蓟国是褒封出来的，是周人对尚不可及之地进行的名义上的分封，不可能履行一套严格的封树仪式。蓟代表的是当地旧有势力，不是周王室的亲嫡力量，最终被代表周王室的燕国灭掉也是势在必然。

褒封蓟国一事，说明今北京地区在商末周初之时存在一个明显的当地势力，这股势力可能根基久远，并且有“先圣王”之后的名义，所以武王要对其褒封，以安定北方局势。这一独立的政治群体的核心应是永定河之北的蓟城，其包括的区域可能有北京小平原的北部及燕山地带。这一情况是理解早期北京地区人文分布形势的重要线索，它与北京小平原北部陆续发现的早期重要人类文化遗存的情况恰恰吻合。现知东周时期蓟城已成为燕国的都城，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广安门外以及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调查，曾采集到饕餮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发现有夯土、水井等遗迹，推测蓟城应在这一带。

西周所封的姬姓燕国，尽管在名称上十分古老，但它实际上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文化面貌在北京地区来说都是新的。它的出现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为，而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燕国始受封者为召公之子克，将召公封于燕地，正是要控制这些原来的商人旧好。从方位上看，最初所封燕国的范围不应越过永定河，它向北面的节节扩张是后来的事。

从考古资料上观察，今北京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是中原系统文化与北方系统文化交汇折冲地带。在长期交往中，两者虽互有进退，但北方系统文化往往占有优势。在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时期，这里是上宅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分布的南缘。龙山时期，中原系统的河北龙山文化曾据有此地，到了夏和早商时期，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本地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的分布地域。在董家林古城西面不远的刘李店，1973年曾发现大坨头类型的墓葬两座，其特点与随葬物同密云凤凰山、平谷刘家河、昌平雪山相同。据考古工作者调查，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上以北易水为界，与南面的先商文化、早商文化相对峙。早商而后，继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而崛起的，是与其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张家园上层类型。张家园上层类型文化比大坨头类型文化向南分布的范围要广，但其总体特征与晚商文化不同，旧有的蓟、燕方国文化应属于这个文化。总之，以上情况说明，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商代，北京地区基本上是在北方系统文化分布范围之内。

但是，自西周初年开始，这里开始分为南、北两个文化地理单元，而这一格局的改变，恰是从西周初年召公封燕和董家林古城的兴起开始的。据考古学研究，西周早期，以董家林古城——燕都为中心，出现了中原系统的文化，其分布范围大致在燕都（董家



林古城)周围约30千米左右。当时蓟、燕两城对峙的城市地理格局正反映了南、北两个人文地理单元的情况。不过,两个文化并存和两个中心城市对立的局面,并不适应北京地区的地理条件,不是一种稳定形态。南面强有力的中原文化迅速向北面扩展,至西周中晚期,中原系统的燕文化扩大到燕都周围70~90千米的范围。至春秋时期,它已越过燕山山脉,基本上排挤、融合了张家园上层类型。战国时代,甚至一度推进到了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

燕文化的北扩导致双城对峙局面的终结。原蓟城代表的文化虽走上末路,但蓟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从未丧失。燕都虽政治文化背景远胜蓟城,但地理位置毕竟不佳。两城发展的结局是:南面的燕城在西周后期便被废弃不用,而北面的蓟城则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在永定河北部建立中心城市,是北京城市地理格局的稳定形态,反映了北京地区城市历史地理的一个本质特点。蓟城一带,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修建城市,所以早期蓟城的遗址很难保存下来。而燕城因废弃之后再无任何人在这里建立大型城镇,故遗址得以保存至今,即房山董家林古城遗址。董家林地区自身的历史说明,这里并不是城市发展的优越地点,西周封燕之前这里并没有城市出现。而燕国在此立都也历时不长,不久便放弃此地,迁都北去。燕都迁走之后,两千多年,这里再无城市出现。

《史记·周本纪·正义》:燕、蓟二国“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我们推测在西周后期,燕国吞并蓟国,并迁都于蓟城,转变了都城的地理位置。《正义》所云“蓟名遂绝”,是指国名,不是指城名。徙居某城而沿用其名是当时的惯例,燕国徙居蓟城,也保留了原来“蓟”的名字,遂开始了燕“以蓟为国”的时代。燕国都蓟是燕国得以发展壮大、雄踞北方的一个重要人文地理条件。北京城的历史地理本质的早期体现者,是蓟城,不是董家林的燕都。

(选自2009年《地图》增刊——《北京人文地理·房山卷》。)

从考古发现论证 北京城起源和成长的交通条件

唐晓峰

本文试从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古代北京地区所处的空间关系，来观察北京城起源和成长的条件，也就是这一华北最大城市城址的确立及合理性的问题。不过，由于北京地区的考古资料目前还不够翔实，所以这一考察只能是概观的。

一、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启示

（一）周口店遗址的远方信息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北京地区便由于周口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骨化石的发现而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活动地点之一。在周口店龙骨山遗址中，保存大量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生产的遗物。这些遗物不仅是原始人生活劳动内容的指示器，也同样是原始人生存环境特点的指示器。根据原始人所猎获的古生物遗骨，可以在多方面复原北京地区当时的自然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在繁多的文化遗物中，出现了来自远方的信息，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发现有沿海地区出产的蚶子壳和黄淮流域以南所产的蚌壳，这说明“山顶洞人”已和远方居民开始了最原始的（很可能是间接的）交换活动。

当然，在“山顶洞人”所处的社会条件下，黄淮流域以南的蚌壳流传到北京地区，还只是通过人类群体间偶然的交换活动，而不是通过在晚些时候出现的那种经常的交换活动。然而，正因为这是一种偶然性的交换活动，则说明了北京地区与黄淮流域之间，存在着一条便捷的通道。因为偶然性的交换活动并不是当时人类的必要活动，它只是通过最为便捷的通道，在人类群体最易于接触的地方偶然地出现。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交换物流传的路线往往指示着一条天然的交通孔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群体间的接触日益频繁，那些天然的交通孔道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也日趋重要起来。



（二）北京周围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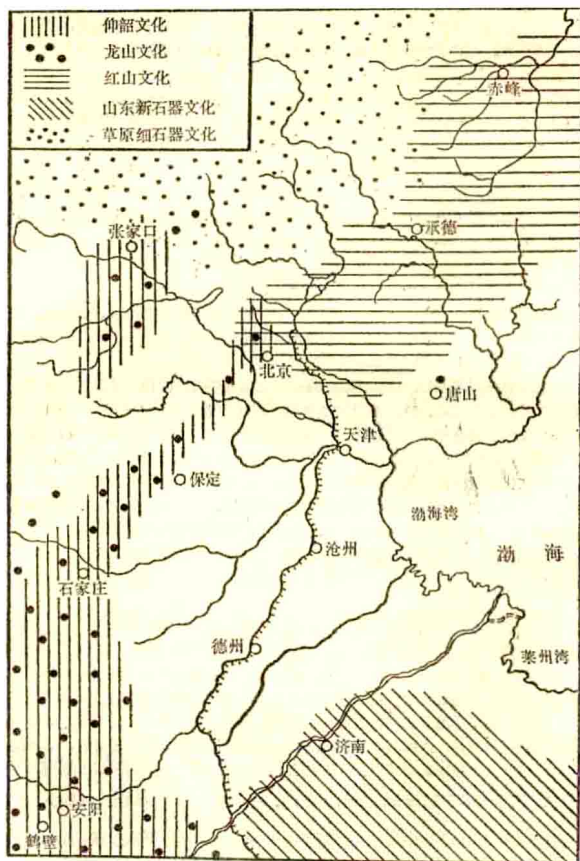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周围新石器文化分布

在北京地区的周围地带，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和草原细石器文化。这些文化各具特征并各有自己的分布地域（图1）。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北京以南。这两个文化是诞生在中原地区的两个前后相续的文化。中原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降水量比较充足，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体。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东北方，即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这一地区属于蒙古高原同滨海平原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多数地区有很薄的黄土，有些地方则分布着沙漠和草地。草原细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北京的北方和西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是这类文化的盛行地区，那里的气候寒冷，降水稀少，除少数地点农业较发达外，一般都是以畜牧和狩猎为主。

仰韶、龙山、红山、草原细石器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在北京四周的分布，是环绕在北京地区周围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反映。如果说位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地带之间，是北京自然地理位置的一个主要特点，那么处在不同的原始文化之间，则是北京人文地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过，与自然现象相区别的是，人类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这种交流和融合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是北京周围地区关系史中的最积极的因素，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比单纯考察文化上的差异，是更有意义的。

北京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间的交流，总的来说是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南北不

